

兴中会秘辛

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最初组织之革命团体，民国纪元前十八年（即清光绪二十年）孙先生北游京津，窥清廷虚实，深知清政腐败，已到无可救药之田地，非彻底改革，不足挽中国危亡，因即赴檀香山，与友人会商，实行革命，复得其兄之助，开第一次会议于当地卑涉银行之经理何宽家，此一会议中，决定设立革命团体，并定名为兴中会，举孙先生为会长，是为兴中会诞生之始。

计当日诞生兴中会之会议出席人为孙先生，何宽，李昌，李禄，刘祥，刘寿，刘卓，曹彩，黄亮，邓金，程蔚南，邓荫南，钟木贤，黄恢华，宋居仁等十五人。翌年春二月，于香港之士丹顿街设立干部，新加盟者有杨衢云，谢钻泰，黄咏商等。

加入兴中会者，须要宣誓，其誓词曰：

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原，创立合众政府，倘有二心，神明鉴察。”

其后同盟会之入会者，亦要宣誓，但其誓词，已不同兴中会时代，已修正为：

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，失信矢忠，有始有卒，倘有食言，任众处罚。”

大抵兴中会时代所标者仅为民族主义，到了同盟会时代，已兼及民权民生，所以其入会誓词，亦并加之修改也。

兴中会于檀香山组织成立，并推孙先生为会长后，即发表宣言，此一宣言，孙先生自己执笔起草，宣言之首段有句曰：

“堂堂华国 不齿于外邦 济济衣冠 被轻于异族 有志之士 能不痛心？……”宣言中釐定章程十项，~~其~~列为：

一、会名宜正也。二、宗旨宜明也。三、志向宜定也。四、人员宜得也。五、交友宜择也。六、在会宜庆也。七、人才宜集也。八、款项宜筹也。九、公所宜设也。十、变通宜善也。

光绪二十六年北京拳乱之际，孙先生及一群兴中会同志，谈广东独立，并托第三者劝李鸿章参与及玉成此事，李鸿章亦意动，派刘学询与孙先生会晤，惟李终未有决心，只以滑头之手段及口吻周旋，答复谓北京未陷前，未可遽言独立 请稍候云云。此事乃中变，孙先生因此嘱告兴中会同志，准备宣言行动，盖已有悟于革命之成果，须于火花与血中培养出来，不能希冀清廷大臣如李鸿章等协助，坐享其成也。

吴樾为革命牺牲

光绪三十一年(一九〇五)六月,清廷为想消弭革命与收揽人心起见,下诏命令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、端方、绍英等五人,分赴东西洋各国,考察宪政,作为准备立宪的表示。吴樾当时深恐清廷真的立宪,影响了革命,于是决计暗杀上述五人。当他们自北京乘火车赴天津,取道放洋时,吴樾携炸弹登火车,企图把他们炸毙,不料炸弹因车厢相撞而遽发,吴氏本人遂受重伤而殉义。这是光绪乙巳八月间的事。

吴樾号孟侠,安徽人,为铜城名家子。少年时曾习举业,后人京师大学肄业,大概就在这个时期,读了不少革命排满的书籍,遂醉心民族主义,很羡慕孙中山和章太炎,颇想结交他们,但没法得其门径。癸卯(光绪二十九年)这年,万福华在上海狙击王之春(当时人们指王之春亲俄)事虽不成,但吴樾听闻这事后,大为兴奋,认为这是对付卖国贼的最好方法。从此之后,他就想着用暗杀手段,来对待清廷要人。他曾著有一文长万余言,题为《暗杀时代》,内里缕述他初想暗杀慈禧,后来又以铁良为对象(铁良时任清廷户部侍郎,奉命南下搜刮民财),正在这时候,清廷忽又有派遣上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,于是又转而计划暗杀他们。他初时从日本购得短枪,后以短枪火力微弱,断不能把载泽等五人一举尽歼,于是改用炸弹,费了许多精神,学会制造炸弹和配置炸药方法,他便写下了遗书,把所抱志愿,详告他的未婚妻,然后才来实行他的计划。

八月二十六这天，载泽等自北京赴天津放洋，当他们在车站登车时，京中王公大臣送行的极为挤拥，吴樾和他的同学张榕（山东历城人）同到车上来行事。由张氏伪饰仆人装，吴氏则自怀炸弹登车。登车后，因人众多，尚未能把炸弹抛掷，詎料机关车和列车相拍合时，全车突然倒退，车上人多为之倾侧身躯。吴樾的炸弹是撞针式的，这一来，撞针受了压迫，未及抛掷，便告爆裂。轰然一声，吴樾下身被炸成肉酱，顿时重伤身死，其旁三人伤毙。五大臣中，载泽、绍英略受微伤。伍廷芳这时来送行，两耳亦被震伤。张榕因为站立得很远，未被波及。他逃归寓所，把吴樾遗物尽毁，易姓名为余本强。但后来卒被侦者探获，置之于狱，一狱吏感其侠义，与之偕逃。当时事发之后，清廷大震，下令严为查究，但无人知吴樾为阿谁。据说，当时曾用药水浸着吴樾尸体，放在玻璃匣里，陈列车站内，招求认识他的人，可是始终无应者，没办法，只好把他埋葬了。直到后来同盟会把吴樾的遗书，在东京刊登出来，世人始知企图暗杀五大臣的刺客是吴樾，他的名称，才大显于世，因首先起来反对清廷的伪立宪就是他。

吴樾在致未婚妻的遗书上，曾说“愿子（指其未婚妻）为罗兰夫人”，“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”等语。他的未婚妻是否成为了“罗兰夫人”？这可不论，他愿望立铜像也是未有实现哩！我们真是太对不起吴樾了。然而，后来所谓“烈士”他们所得到的世人的报答，大多数恐怕都是如此。只有聪明的才会享受到革命的幸福，愚蠢的往往是要为革命而牺牲的，而且是牺牲了而无报偿的！

红花岗上忠魂碑

广州东郊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外，尚有红花岗烈士墓，其殉国的壮烈事迹，可谓先后辉映。四烈士为温生才、钟明光、林冠慈、陈敬岳。温生才炸满清官吏孚琦将军，被执遇害；钟明光炸粤督龙济光，被执以火油焚体，及剖腹裂尸。他们行径的英勇 国人皆知 史册详载。

钟明光字达权 广东兴宁人 经商南洋 清末投身革命 炸龙济光被执殉难前 狱中有遗诗云：“一念酬恩愿尚违，卅年心事总堪悲。不才敢拟擎天柱，无处能容立地锥。破国亡家徒有恨，赴汤蹈火义难辞。料应化作啼鹃去，欲报慈乌再世期。”

温生才烈士的平生，可由矗立在红花岗上的忠魂碑得知其详。该碑系民国二十二年，广东当局为温烈士撰事略，勒石以垂永久，碑文由林直勉所撰。游红花岗的人士，以此碑文有革命文献的价值，多拓取之。兹录该碑原文如下，以供关心革命历史的参考。

古所谓游侠者 其志行固堪钦重 然只慷慨急人之难 夫奚与于国运 若夫舍生命 除国 贼 以促成革命大业 方诸侠者之所为，侷乎远矣。温烈士生才，籍粤梅县之丙村，少年降身 僑隶役 寻习艺于南洋怡保 劳瘁不辞 惟深恨清廷无道 叠召帝国主义之压迫 曩者总理筹倡革命 宣扬主义 有志之士 心焉向往 烈士亦其 侷也。民国纪元前一年，吾党再将大举，惟梗于清吏，而粤水师提督李准，尤其著焉者，吾党人屡图歼之，

彼辄幸免，烈士憾焉。是岁三月十日，飞机演于燕塘，清吏群焉往观，烈士乃怀手枪，俟于东门外茶肆，盖是地清吏进城所必由也。薄暮，骑从至，烈士拔枪前扑，卫卒辟易，即向舆中连击三枪，毙者非李准，而为清将军孚琦，烈士乃向厚坊从容去，巡警呼侣迹之，遂就擒。清督张鸣岐鞠之，辄侃侃陈革命大义，初非与鞑虏有私仇，抑非为人所役使，信乎！斯所以异于啧啧流俗之游侠欤！烈士系狱七日，就义于手戮孚琦处，越二旬，而七十二烈士随之喋血殉国，又五阅月，而武昌首义，遐迩风从，民国于焉肇造。昔人于博浪一椎，深致惋叹，惟烈士一举即成不世之功。呜呼！可以瞑目矣！后死者追维前烈，低徊无已，直勉撰文勒石，以诏来兹！

四烈士殉难之时日不同，党人为彰先烈功勋，使后人有所敬仰纪念，乃合葬于红花岗。又四烈士的遗像，当局以不可复得，乃搜集他们当日在狱中的照片，放而大之，悬挂于观音山五层楼博物馆中，凡游斯馆者，均获瞻仰四烈士的遗容，虽铁索银铛，而其忠贞为国之精神，令人追怀而致崇高的景仰！

记女斗士徐宗汉

青年节，即四十五年前三月二十九日，广州革命党人谋攻督署事败，七十二烈士殉难黄花岗之日也。关于是役史实，记载极多，人皆知之，予今所记，则为躬与是役之徐宗汉女斗士也。

宗汉 广东香山县人 幼随父在沪读书 年十八 适海丰李晋一 生子女各一 结婚数年 李以病去世 宗汉教养遗孤 辛勤备至。民前四五年间，宗汉次姊佩瑶，执教于南洋槟榔屿华侨学校，约宗汉往助，宗汉因是有南洋之游。时槟榔屿初设同盟分会，日宣扬革命主义，宗汉闻而善之，因加入为会员，助党人扩张党务，深资得力。清光绪三十四年回粤，即与港穗同志设机关，运军械，往来香港广州之间，清吏以其女子也，故不之疑。辛亥三月，广州党人将举事，宗汉于河南溪峡，设一机关，频频由香港密运枪械炸弹至是处，分发各同志，并于门外张贴大红对联，伪饰喜事，故无疑之者。及二十九日晚，攻督署事败，黄克强指受枪伤，寻至溪峡机关，宗汉为之裹伤。至四月一日，乃为克强改装，亲送至哈德安夜轮，相偕赴港。抵港后，克强以指伤过剧，入雅丽氏医院割治，照例割症，须有亲族签名，宗汉遂从权以妻室名义行之。未几伤愈出院，即正式与克强结婚，虚名夫妇，竟成事实矣。是后相随克强革命，无役不从。先后得二子，民五克强逝世，宗汉抚养遗孤，至于成人。

抗战后，移居重庆，于三十三年三月病逝，享年六十有八。

《民呼日报》与《民吁日报》

清末上海报纸，锋芒最露，读者最多，而出版时间最短者，为《民呼日报》与《民吁日报》。此两报皆为于右任所创办。今先言《民呼日报》。先是右任于光绪三十三年与杨笃生等创办上海《神州日报》。刊行未及一载，因邻居失火，全馆付之一炬。遂于光绪三十四年秋间，筹办《民呼日报》。助之者，有张人杰、周柏年诸人。当时右任在上海各报登载启事云：“鄙人去岁创办《神州报》，因火后不支退出，未竟初志。今特发起此报，以为民请命为宗旨。大声疾呼，故曰民呼，辟淫邪而振民气，亦初创神州之志也。股额定十万，每股百元，现已招足六万元。俟机器运到，即宣布出版日期。”惟以筹措资金不易，至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始宣告出版。除右任社长外，执笔者有戴天仇、吴宗慈、王无生、范光启、周锡三诸人。对于时政之得失，官僚之腐败，皆有严格批评，名言谏论，大受世人欢迎。一出版即日销数万份，于是招官厅嫉视，遭同业妒忌，日思有以挫折之。于是而有甘肃赈款案之发生，未几又有安徽铁路公司朱云锦指控毁谤名誉，及已故上海道蔡钧之子国桢指控毁坏其父生前名誉案，相继而来。租界会审公廨循清吏之请，将右任羁押捕房月余，至七月二十四日，遂胡乱判决将右任逐出租界。并取消《民呼日报》之发行权。计自出版至封闭，仅三个月而已。

《民呼日报》既被封闭，右任志不少懈。是年八月十六日上海各报又载有《民吁日报》出世广告，略谓“本社近将《民呼日报》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，改名《民吁日报》。以提倡国民精

神，痛陈民生利病，保存国粹，讲求实学为宗旨。仍设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号内，即日出版。内容外观，均擅海内独一无二之声价”云云。是报创办人仍为右任，助之者有范光启、景耀月、朱葆康、王无生、周锡三诸人。惟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，不便出面，故以朱葆康为发行人，范光启为社长，且为避免会审公廨蹂躏故，特在法国领事署注册，以备不虞。出版后，崇论宏议，可与《民呼日报》相伯仲。时日人侵略满蒙，至为急迫，举国人士靡不痛心疾首，海上各报以慑于威力，咸噤若寒蝉，独《民呼日报》不畏强御，日以危言警惕国人，早为之备。诂因是为日人所忌，于是年九月下旬，由驻沪日领事松冈照会苏松太道蔡乃煌，谓《民呼日报》言论多臆测煽惑，有碍中日二国邦交，请将该报惩办，以戒将来。蔡即札饬会审公廨将该报封禁，并商请驻沪领事团承认。至十月初六日，捕房遂奉命派警将民呼日报封闭，并将主笔范光启传讯到案。计自出版至被封，为时仅五十余日而已。民呼民吁之被封，实为苏报以后清吏勾结租界当局摧残舆论之另一页痛史！

《民立日报》人升官

再谈于右任创办之《民立日报》。《民立日报》诞生于清宣统二年九月初九日，即《民吁日报》被封后一周年。内容以唤起国民责任心为宗旨，编辑分论说、批评、纪事、杂录、图书五部。先后主笔政者，有景耀月、宋教仁、吕志伊、谈善吾、范光启、王无生、徐血儿等，人才济济，堪称一时之盛。时清廷正倡言预备立宪，国内言论较为自由，革命党人乘此时机，纷赴长江沿岸活动。辛亥黄花岗之役前后，谭人凤、宋教仁、吕志伊、居正、陈其美、杨玉如等往来港沪汉各地，均以《民立日报》为东道主，是岁中部同盟会成立，参加者亦以《民立日报》关系人物为特盛。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失败后，《民立日报》藉此宣传民族主义，鼓荡革命精神，迭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事，以激励国人，遂使全国革命思潮如火如荼，不可遏止。

洎武昌起义成功，民元南京政府成立，《民立日报》诸贤，多出任要职，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，陈其美任沪军都督，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，吕志伊任司法部次长，宋教仁任法制局长，范光启任安徽铁血军司令，庞青城、沈缙云均任司长，社中枢要，为之一空。迄民二讨袁军失败，民党劳力寝衰，该报以不胜袁氏压迫，遂自动停版。

黄兴在革命中恋爱

辛亥革命后，黄兴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联云：

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
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

当日“三·二九”广州起义，总指挥就是黄兴。斯役，是他一生事业最可歌可泣之页，也是最喜之页——他亲率党人冒死举事，竭力枪战，断了手指，却也因此恋爱、结婚。

昔年同盟会中，黄兴地位，仅次于中山先生。他的气概和仪表相似，魁梧奇伟。从其壮年咏鹰之诗，可以窥见。咏鹰诗云：

独立雄无敌，长空万里风，可怜此豪杰，岂肯困樊笼？一
去渡沧海，高扬摩碧空，秋深霜气肃，木落万山空。

黄氏原名轸，字廛午。第一次长沙举义失败，满清政府悬赏通缉甚众，因是改名“兴”字克强。

早年，他在两湖书院读书，后来，到日本东京，进弘文书院。同寓一位好朋友，便是后来拥戴袁世凯称帝“筹安会”六君子之一的杨度。杨子哲子，文墨口才，都很来得，中举人，赴日留学，和梁启超等，同为“立宪派”台柱，与黄兴、胡汉民等“革命派”常常笔战。黄杨同寓，更朝夕舌战。辩论国事，兴致

太好的时候，面红耳赤，终夜不眠。可是，翌日还是好朋友，大家喝酒去也。

中山先生最初的革命团体是兴中会，黄兴则与宋教仁、陈天华、刘揆一等，先有华兴会的组织。后来两者合流，成同盟会。

同盟会最动人的杰作要推“三·二九”广州之役了。是役策划良久，统筹部设在香港跑马地，部长黄兴，胡汉民为秘书课长。

黄兴率同志，分批由香港到广州。起义之时，四路进攻！胡毅生趋大南门，姚雨平攻军械局，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，而黄兴亲领一队，攻最主要之总督衙门。

革命稗史，述当日详况，何等勇猛。大意：“黄兴攻督署中弹，右手断两指，途遇防营军数百，黄且战且前，以肩撞破一洋货店门板，从内出两枪，左右射击，中防营七八人，防营退却。时指伤血积痛极，乃以凉水冲积血，血水流数丈，冲后自缚以止血。颠沛逃至溪峡机关，各同志悉外出，时已夜九时矣。无何，女同志徐宗汉归，见状大惊，而黄指血犹流未止，乃为再裹。次日赵声来相见，痛事未成而同志牺牲者累累，抱头大哭，黄晕厥，饮以葡萄酒始苏。翌日，黄乘轮赴港，由徐宗汉护送，轮已无房，坐厅中沙发装睡，徐以身障之。到港，指伤痛不减，且有一指将断未断，乃入雅丽氏医院割治，照例须亲族签字。徐以妻名义签字，而黄徐之因缘由是结”——在革命中恋爱，在战斗中恋爱，在苦难中恋爱。

时黄氏三十八岁。

指愈后，赴美洲。武昌革命前，在旧金山筹款，赶返上海。武昌起义，任民军总指挥，登坛拜将，十分隆重。

当日起义，众推黎元洪为都督，因国心浮动，民心未坚，欲效韩信故事，在武昌阅马厂筑坛，以印信令箭授黄兴，军民观礼者数千，欢声如雷。这时，黄氏声望，如日月中天。

不过事情并不很如意，民军守汉阳失利，被迫弃城，黄氏

离武汉 赴南京 颇受责难。

各省代表集议南京，组织政府，举黄兴为大元帅，黎元洪副之。他担当大局，哪里有应付军队粮饷？寝食俱废，苦无办法。倒是两淮监政总理张謇想出个济急之道，以大生纱厂担保，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。

不久，清帝逊位，根据约法之政府成立。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，黎元洪副之，黄兴任陆军总长。

又不久 袁世凯做总统 不肯南下就职 邀中山先生、黄兴上北京。黄不信袁的诚意，中山先生说：“不要紧，他不致害我。”到了北京 见袁似乎有心国事 遂致函黄氏 责他也去 黄始上京。这是他到故都的第一次。都门人士，慕名已久，看看这位魁梧雄健穿西装戴礼帽的伟人，十分敬重，也十分有趣。

袁世凯解散国会，革命党人讨袁失败，黄氏游欧洲。旋返上海。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逝世。享寿仅四十四岁。

时袁世凯虽已死 惟北洋军人 仍然跋扈。黄氏遗书其子说：“一欧爱儿 努力杀贼。”

当其随中山先生卸南京临时政府职务返湘途中，在汉口赋诗赠友，豪迈之中，微有伤感：

卅九年知四十非 大风歌罢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 爱我园林向落晖。

入夜鱼龙空寂寂 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 时有清风振我衣。

绛衣将军愚忠

辛亥岁武昌既入革命军手，南中志士谋响应，时驻南京之军事领袖三，一新军统制徐固卿，本同盟会同志，一江防军统制张勋，一江宁将军铁良，均同床而异梦者。江苏谘议局中立 冀先脱清廷羁绊 议案付表决 仅句容蒋近垣、高淳王家宾两先生持异议，案以多数通过，特与两江总督张人骏商行止，张谓苏政应由苏人决之，有自退意，而铁良虽旗人，因所部旗营至疲弱也，不敢出一词，宁人士方私自幸。

迨九月十五日 沪、苏相继反正，十六日官绅复集议 仍以独立为词，盖官绅无寸铁，不敢倡言效沪、苏也。忽张勋偕江北缉私营统领王有宏来，王厉声谓：敢言独立者，吾必手刃之——事遂止。次日督署卫队起义，张调江防军击之，众寡不敌，义军多死，而徐固卿攻城之军亦初战失利，旋速令苏、沪各军围攻之，王死张走，后张且为降将军，惟不去辫，以示眷眷故君之意。

癸丑江宁之役，张奉项城命南来，心存私憾，出死力以击民党，且纵军大掠，宁人士至今恨之，迨病死，柯凤荪挽以诗云：“可怜廊廓奇男子，百战终全靡下身。”盖讥其首鼠两端，进退失据也。王有宏，字锦官，河北天津人，少无赖，俗所谓混混者也。既入营时，忽奋志上达，治军有律，较张军不可同日语，江宁人士独立之谋，虽志向不同，但其言殊凛凛，九月十五日，督署卫队起义未成，城外客军遂进战，十七夜，徐宝山军攻雨花台，王亲登阵，命台兵炮击之，死数百人，徐军退，而徐固卿

之军亦被张军击走 相对旬日 联军大包围之势成 张惧 乃闭城坚守，惟王有胆略，仍时出城御之。

一日驻马高桥门(在中华门外)正指挥前进 忽为飞弹所中，伤甚剧，缘王衣绛袍马褂，为扬军官董门基所识，遥击之，竟伤重不治死。张孤立无助，乃退守徐山，董以是役功升团长 不数日 张狼狈渡江 董在浦口截击之 张部众 董竟殉国，扬人士为徐宝山铸铜像，其旁立者，即董也。蒋近垣先生与王系旧识，曾于其谈近录中为之传。并咏之云：“独有铁枪能血战 最高桥下绝冠缨。”

辛亥预言与辫子革命

当清末宣统初年的时候，曾流行一首“十字清”谣云：“清受天命，十传而亡”。查清廷由顺治而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以迄宣统，确为十传。又有宣统拆字谣曰：“日宣三德，历算三统。”解云：“宣统二字，皆暗合三数，而统字又类绝字。清祚其至宣统而绝乎？”果真宣统三年而革命兴了。

按武昌起义之日，当时革命党人，原约定辛亥年八月十五夜发难，后展期至廿五日，而十七日已事泄，不得已遂于十九日夜起事，是日为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，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卒之义旗一举，各省次第响应，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，宣统果三年而绝！

就是在最古典的预言文献推背图上，第三十七象庚子益卦，也写下了这的；语，说：“汉水茫茫，不统继续，南北不分，和衷与共。”颂曰：“水清终有竭，倒戈逢八月，海内竟无王，半凶还半吉。”真奇怪，这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，结果竟然如他所料，南北共和告成。

读者你看，所谓“汉水茫茫”是指武昌首义之地；“倒戈八月”是指首义之时。“无王”者，就是帝制废除之谓。半凶似个“山”字，半吉似个“袁”字，是指孙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继承宣统之位，又以临时总统让与袁氏，故有“不统继续”之语。这时、地、人三者，不是说得很巧合的吗？

又宋邵雍梅花诗第八首有句云：“漫天一白汉江秋，憔悴

黄花总带愁”。按此二句指武昌秋季起义时，民军旗帜多尚白色布旗，内写“还我自由”等字样，故曰：“漫天一白汉江秋”。是役首义民军推定黄兴（字克强）为临时总司令，与清军血战一月，甚为劳苦，是次乃继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而发难，故云“憔悴黄花总带愁”却也暗切事实，不亦异哉！

及至武昌首义成功以后，第一件与民更始的事，就是剪去豚尾的辫子了。溯自清军入关，强迫汉人剃头留辫，那就是前脑袋剃光二寸，后脑袋留长辫子，当时的命令是：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，不少人因此反抗而丧命。汉人迫于无奈，有一首剃头诗曰：“闻道头堪剃，何人不剃头？有头皆可剃，无剃不成头。剃自由他剃，头还是我头。请看剃头者，人亦剃其头！”不但幽了自己的默，抑且幽了满清人之默。

却不料在二百六十八年之后，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，满清统治终于给推翻了，无数的汉人，都兴高彩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。也有迷信的，事先选择吉日，拜祭祖先，然后庄重地剪除，把辫子烧了。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，并燃放爆竹，举行公宴来庆祝的。偏有不少遗老们不肯完全剪去辫子，头上四周光光，中间只留下二寸长的辫根，说是没有辫根好像没有耳朵一样的难看，后来张辫帅复辟，果然弄出了辫子兵的把戏来。

如今清朝垮台已久，连遗老遗少的辫子也没有遗留的，辛亥革命的成功，总算基本上革掉了辫子的命，报复了满人之仇。有一首民谣云：“中华民国 大家拿得。中华民国 大家吃得”。